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离异的父母们，  
不要忘记，血浓于水！

真诚的祝愿离异家庭的孩子们能够  
享受家庭的温馨、幸福！



薛刊/著

# 伤痕

中国文联出版社

薛 刊 / 著

# 伤痕

*shanghen*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痕 / 薛刊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059-8211-6

I. ①伤… II. ①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6495 号

书 名	伤 痕
作 者	薛 刊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小丽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211-6
定 价	1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女人如花，这是一种赞美，也是一种褒奖。花会凋零，也会枯萎。世界上没有常开不谢的花，也没有常艳不枯的色。好女人是国色天香，雍容瑰丽，气质不卓。不管是南国的水乡，北国的雪原，面对爱情，都会真诚机智地保卫爱情的果实，在岁月的流逝中历经风雨不褪色，永远蓬勃生机。而男人必须对家庭有一份独有的责任，经得住寂寞，守得住月色的清雅。女人则应保持中华民族独有的温婉、贤淑。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心中始终拥有原始的仁爱、忠孝，时常保持一种微笑，无论是风雪弥漫的冬天，还是春暖花开的春天，多一些包容、多一份理解。

——题记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给人的感觉是凉。山城的雾夹着多少年不遇的雪花洋洋洒洒地飘落。

山城仙女山的冰雪如北方平原般皑皑一片。

冬，格外的寒冷；春似乎冻僵了。翻越不过秦岭，流淌不过淮河。

刘松的身心如同屋外的天寒地冻，一层晶莹的冰凝结成一道冰层覆盖了大地，曾有的温度降到摄氏零度以下。刘松身心皆惫，从未有过的寒冷袭上心头，仿佛掉进了冰窟窿，凉到了极致。他站在门前，独自一人望着阴霾密布的山城，新春落成的桂花园大桥，桥上缓慢蠕动的甲壳虫增添了他心中的几分堵。感觉一堵一堵的墙横亘在心里，沮丧、压抑、窒息。

何亚，刘松曾爱过的女人将离他而去，或永远离他而去。

何亚那轻盈的微笑、婉约的雅致深深定格于他羞涩的心里。想念无界，思念无垠，孤寂如雨，寂寞如夜。没有期许，没有归

期。

何亚是山城直辖市交通委员会下属二级局的一位副处长，单位属事业性质，自从行政体制调整后不再具有行政职能，只有服务职能。按公务员管理，单位行政级别为副厅局级，副处长为正科级。

何亚提升为副处长不到两年，她在单位的人缘勉强过得去。之所以勉强过得去是因为她分管区县的运力，该行业维稳很脆弱，经常闹事上访，弄得市里领导和市属相关部门焦头烂额。

局领导把她搁在风口浪尖上，活也没少干，但待遇不多拿。她很自负，一次同刘松在家闲聊中自矜区县领导认为她工作能力很强。

“我是代表市局去检查工作，说大了是代表市政府，我讲了话下面分管区县长都要照办，否则的话，回到市上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们。”她一脸的傲慢，洋洋自得。

“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要学会多调查了解情况，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刘松不认同何亚的领导能力，至少不能毫无保留地认同，边说边微笑着。

刘松对何亚是善意的提醒，也是对她的一种劝诫。要知道，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人可以自信，但切忌自傲。

刘松出生于南国大巴山深处极为僻静的乡村，生养他的乡村名叫杨家湾，离县城有36公里。刘松的童年在那里度过，爸爸刘栋是一家小型农机修理厂的工人，当时的月薪只有36块钱。母亲王崇英和两个弟弟刘国、刘华，一个妹妹刘柳都是农村人，1964年以后出生的人没有自留地。也就是说刘松一家五口人，除了父亲刘栋每月36块钱的工资，就靠母亲王崇英在生产队挣工分来养活一家人。

在那个斗私批修，揪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年代，商业流通是不允许的。生活日用品，如肥皂、白糖、煤油、布匹，就连在馆子吃碗面条都得凭粮票，吃肉都得凭肉票，按计划供应。日常生活中吃的蔬菜全靠自留地种植。

四兄妹只有妈妈王崇英一个人有自留地，栽种不了多少蔬菜，妈妈算半个劳动力，在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队干活，干多干少都只有那点分，到年终算账每分不值五毛钱，年年都要往生产队里补款。没有钱补款，生产队里就不分粮，意味着刘松妈妈王崇英以及弟弟刘国、刘华和妹妹刘柳这一年就要在饥馑中艰难度日。

在刘松的记忆里，妈妈王崇英是最苦的妈妈。一个女人拉扯着兄弟姊妹四个人，那年月要吃没吃，要喝没有喝的，里里外外

都是妈妈一个人打理。

他家背后是一座小山，门前是一块长方形的稻田，三间土墙砌筑的茅草房。妈妈王崇英总是五更天起床，在昏暗的煤油灯的照明下准备孩子们的早餐。时常用红薯煮的稀饭，除了红薯还是红薯，几粒米染不白一锅清汤寡水。妈妈总是让孩子们多睡一会，自己独自煮好早饭和一天可供猪食用的猪料。

那时的农村没有电视，也没有电灯，更没有表、钟之类准确计时的东西。

拂晓伴随着一缕亮光，灰色挣扎着童年的天真终于睁开矇眬的双眸。

“刘松，起床了，再晚就迟到了。”妈妈走向堂屋旁边的卧室，叫醒熟睡中的刘松。

“哦，天亮了？”刘松有些迷迷糊糊，问妈妈。妈妈王崇英叫醒了熟睡中的他，又去叫其他孩子。

刘松在本村村小学读四年级，学习成绩较好。那时班上不兴有班长，兴少先队员，少先队员有队长。刘松就担任队长，协助老师管理班上的日常事务。贫穷总缠绕着刘松，上小学的他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饱饭，没有一件合体的衣服，没有一双合脚的鞋子。妈妈的疾苦如海，早已定格在刘松幼小的脑海中。他就这样



走过温暖的春天，走过炽热的夏天，走过沉醉的秋天，也要走过冰封大地的冬天。

苦，不堪言，与人难说。

刘松穿着的上衣，是爸爸刘栋穿过很久的衣服，有些发白的汽车修理工穿的帆布工装，不仅肥大，而且洗出了许多的毛边，衣服的两边吊兜一半内折了进去，不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那是成年工人洗了一水又一水的旧装。下身着一条早年农村用白布染蓝的做工粗糙的土布裤子。双脚穿着一双大脚母趾处已裂开的解放牌胶鞋，鞋的后跟不仅已破烂，还被深深地踩踏。

刘松用那个年代农村都有的木制瓢在石缸里舀了两瓢水倒在乳白色的洗脸盆里，黑色盆底明显是换过的，并非原有的盆底。盆的周围有暗灰色浅淡的污垢，刘松似乎不觉，在昏黄的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中也毋须细瞧，满含凉意的冷水被一条中间有几块小洞的毛巾吸了一半儿。

刘松一边洗着脸，一边用力吐着气，“好冷哟！”

刘松揩着脸，叽叽咕咕，喃喃自语，似乎自己给自己鼓气加油，战胜冰凉的冷水对温暖皮肤的抚摸；也像在说给另一间灶屋里忙碌的妈妈听。

妈妈王崇英没有搭理刘松的话，自顾自翻炒着锅里的青菜。

“刘松，快点吃饭，要不然会迟到。”妈妈端着一碗红薯稀饭往堂屋的饭桌前走去，碗里升腾起一股热气。说是稀饭，不如说是红薯，看不见米粒。妈妈又用农村的小土碗为他舀了半碗刚炒熟的青菜。

刘松不声不响走到饭桌前，端起碗大口大口吃着红薯，并时不时夹着菜，用尚未染色的有几分透明的清水洗着饥肠辘辘的肠胃。不到一支烟的功夫，犹如风卷残云，刘松一口气吃了两碗红薯，半碗菜，趁着朦胧的曙色，背着书包，踏上了上学之路。

刘松是在一个地名叫做梅子村的一所村级小学读完六年课程。六年，两千多个黎明前的拂晓时分，起得最早的是妈妈，辛苦得最多的是妈妈。妈妈为了养活刘松四兄妹，付出了超常的劳动。妈妈为拉扯大四兄妹，总在节衣缩食、忍饥受饿，含辛茹苦，任劳任怨。

刘松望着空屋，想起至今仍不时为他操心、已年逾七十高龄的妈妈已是满头花发，因糖尿病，高血压、美尔氏综合征、骨质增生以及甲亢伴有慢性失眠，两眼早已失去了光泽。妈妈那浑浊的双眸，看太阳有时像看花，看花有时像看雾。

七年，整整七个年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七个春夏秋冬，七个中国传统的阳历新年，旧历新春，何亚都不曾去看望刘松的

妈妈王崇英。想到这儿，刘松的泪水夺眶而下，他觉得在年迈的老母亲面前有罪，他对不住生养他的父母。

随着中国文化传播传承的深入，文化交流交往的加深，新年春节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正在被世界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认知，春节将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与传承。

春节，在刘松妈妈王崇英的心里有着别样的分量。儿女走得再远都是妈妈身上的小棉袄，都是妈妈心中永远的牵挂，走不出妈妈广阔的胸襟，走不出妈妈期盼的心里。即使儿女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家吃饭，但只要大年三十不回家吃顿年夜饭，那就不叫团圆，和和美美，幸福吉祥总有些缺陷。如果儿女三百六十五天都不在家吃饭，只要大年三十年夜饭在家吃一顿，就一顿，预示那年全家人团圆，和和美美，幸福吉祥。正如军旅女歌手汤灿所唱的一首新春祝福：常回家看看，带着孩子。父母不需要多少钱，需要的是一家团团圆圆，需要的是和和美美，身体健康。

何亚七年没有回一次刘松父母的家过年，刘松父母能放心吗？当然不放心！

刘松与何亚七年的婚姻走向终结，昔日的恩爱夫妻，分道扬镳，对于双方都是伤痛。幸福美满的婚姻谁愿意打碎它呢？不幸

福的婚姻谁又愿意维持？

刘松与何亚婚姻走向终结，直接的起因缘于一套2003年交定金，2005年签购房合同并在银行按揭的一套住房。

龙年在岁月蹉跎中，沿着崎岖不平的沟沟坎坎，逶迤着爬过隆冬的积雪，尽管春天尚未粉墨登场，隆冬过后是残雪，冰雪渐至消融，树枝有些急躁的行为，正拒绝着冬天的拥抱，春天还远吗？一天晚上，正在看当地新闻和中央新闻的刘松，听到走廊里传来高跟鞋敲打地板的“咚咚”声，那清脆有节奏的声音停在了门外，门开了。

何亚穿着一双长筒女靴，一条黑色的毛料裤袜。上身着一件草绿色的半长毛衣，手中浅灰色的女式手提包顺手搁在了鞋柜上。

“刘松，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何亚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脸上昔日的微笑消失殆尽。左手叉在腰间，大有兴师问罪的架势。

刘松一头雾水：“什么在外做了多少事，瞒着你？”

“你儿子刘春江的车什么时候换的，我为什么不知道？”何亚是一脸怒气，轮廓分明的脸，犹如千万支箭簇一齐射向刘松。

“哦！”刘松如释重负，“我同孩子打赌，输了，兑现承

诺。”

刘松要向何亚解释，说明原委。何亚压根不听，用右手指着刘松的前额，“为什么要欺骗我？”何亚歇斯底里地叫着，根本不给刘松解释的机会。

刘松生于1964年，今年48岁，属龙；何亚生于1969年，43岁，属鸡。按命理学龙凤呈祥，龙飞凤舞。龙与鸡是最佳的搭配，应该白头偕老。

刘松与何亚都曾离异。二十年前刘松离异，当时孩子尚小，刘松与前妻离婚是因为第三者插足，当年刘松英俊潇洒，是一个小县城事业单位的领导。法院判决孩子刘春江归刘松抚养。那段婚姻的错，不在女方，而在男方。离婚时刘松把住宅及一间一百多平方米的门市房给了前妻，他是净身出户。

对于不忠诚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婚姻法的要约，也是对忠诚婚姻一方有力的保护。

何亚和她的前夫都是北方人。何亚的父亲是当地法院的一名法官，为人正直，善良，和蔼可亲。何亚五个兄妹，最大的哥哥近六十岁，二哥也近五十八岁。大姐已提前退休，侍候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丈夫，照顾还在读书的唯一的儿女。二姐在当地教育部门工作，为人很和善。何亚从中原来到山城是随前夫工作调动，

已在山城生活、工作近二十多个年头。她常说山城是她第二故乡，她挚爱着这片土地。

何亚的前夫伍贵和刘松一样都是穷苦出生的农村人，全靠自己不断打拼来到山城工作，在一家市属国企任职。他为人低调，作风正派，孝顺父母，与何亚十年前离婚。据何亚讲前夫伍贵是在读博期间同班上一位女同学发生了恋爱关系，最后导致他们俩感情不和而离婚。孩子归前夫伍贵抚养，孩子伍致远很聪明，虽说调皮，哪有男孩子不调皮呢。何亚的前夫伍贵对孩子伍致远的教育舍得投入，打算让孩子伍致远出国深造。伍贵认为国内的教育环境、条件与国外的教育环境条件还是有些差距，特别是与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相比，还是有些落后。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将军？其情、其愿都是可以理解的。何亚喋喋不休地数落着刘松，像一挺机关枪，不给刘松任何解释的机会。刘松索性来个冷水烫猪，任何亚凶神恶煞般的叫嚣着，就是闷着一声不哼。两眼直端端盯着何亚，看你何亚到底威风成什么样子。

何亚终于按捺不住了，“我孩子有人养，反正孤身一个人在山城，老娘要与你同归于尽！”

何亚不但听不进刘松的任何解释，还发疯似的冲进厨房抓起

一把菜刀高高举起，要与刘松同归于尽。

“别乱来，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刘松双眼瞪得大大的，一声怒吼，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顺势将一只放在茶几上的茶杯重重地摔在地上，只听砰的一声清脆响过，那只暗灰色的紫砂壶茶杯碎片溅满一地。何亚举着的刀凝固了，像是一尊个性鲜明生动的雕塑定格在那里。

何亚见刘松如此激动和愤怒还是第一次。

“老子同你拼了，死就死，人早晚都得一死。”刘松一边哭着，一边去抢何亚手中的菜刀。何亚看见刘松大有拼命三郎，不顾一切的架势。她有些愣了，不知所措。

何亚被刘松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她把刀扔在地上，急忙跑出门外。刘松仍哭不止，捡起地上的菜刀，用力拉开门。何亚用力在门外死死拽着门把不松手，刘松用力拉着室内的门柄，在拉开的一条门缝上用刀割着门把。

哭声、骂声不止。

骂了些什么？刘松已记不起来。

刘松号啕大哭，是对不幸婚姻的悲愤，是对年迈父母的深深忏悔，是对儿子母爱缺失的遗憾，是对自己真诚付出得不到理解的困惑。刘松扑伏在冰冷寒凉的地板上，心里隐隐作痛，多年前

似乎快遗忘了的往事，蓦然间涌上心头，挂在心的枝梢，挥之难去。悲伤、沉闷、压抑，犹如一块乱石梗阻在胸间，难言难咽。

何亚算不上是北方城市的知识女性。因为她父母生养她的环境是在如同乡村一般贫困落后的北方乡村学校里。至今，她小时的玩伴、学友还生活在那片并不富裕的黄土高坡上，吃着红高粱、玉米面为主的粗粮，穿着老北方乡村的土布大衫。同她们相比，何亚既没有乡村女性的那种淳朴、厚道；也比不上城市知识女性那种睿智、含蓄，以及待人接物的机智与世故。给别人的感觉多了几分盲目、自大、尖酸刻薄、自私自利。

如果说曹雪芹《红楼梦》笔下的王熙凤也尖酸刻薄，那只能说她是一种封建大家庭管理者的自信，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并不是盲目自大、自傲、自矜。为了一个大家族的总体局面，她能识大体、顾大局。说她左右逢源，不如说她精明能干。她有一份不可漠视的责任、使命和情怀，其优点大于人性中的弱点。除了维护大家族的外表的尊严，也在维护着中国传统女性的自身形象！

那么何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这个女人就是东北二人传中讽刺的二斤半，也就是所谓的“嘴尖壁厚腹中空，风吹芦苇不知倒。”

刘松与何亚相识是在山城一家婚姻介绍所里认识的。



“你就是何亚？”刘松第一次见面。

“我就是，你是？”何亚有几分迟疑，微笑着，欲言又止。

“我叫刘松，今年三十八岁。”刘松急忙解释，并伸手去握，算是见面。

“哦，你就是刘松？”何亚用反问的方式回答着，同时也伸出了她的手。

刘松握着那只手，微感凉意的手。可以肯定那是一双自食其力的手，做家务的手，在家常劳动的手，不常用护肤霜的手。

第一次刘松是开着跑了近四十万公里的3000型桑塔纳在她工作单位旁边，位于长江畔黄角坪长途汽车站去接的何亚。那时的何亚给刘松的感觉是，高挑的个头，身上有着东北大妈韵味的女人，那条长长的围巾明显使她多了一份沧桑。

尚在建设中并没有竣工通车的北滨路上，河边的渔船在江面上闲悠着，生意并不太好。那一晚，刘松请何亚在渔船上吃了她来山城以来味道最为鲜美可口的鱼。那时的何亚一脸的凄苦，彷徨无助，说话的声音也带有一份人在异乡为异客的惆怅、无奈。

同情、怜悯、理解，爱与被爱。

两颗心互相依赖也是为排遣孤独、寂寞的需要。

几次交往后，刘松知道何亚离婚后有一男孩，叫伍致远，判